



聚经典·人文读本
AGGREGATION CLASSIC HUMANITIES READING

段 勇 / 编

思想的锐利
**名家文
名杂**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014012999

I16
228



聚经典

AGGREGATION CLASSIC

段勇/编

·人文读本

HUMANITIES READING

思想的锐利

名家文
杂



I16

22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北航

C1700033

8888104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锐利——名家杂文 / 段勇编.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2

(聚经典·人文读本 / 康少陵主编)

ISBN 978-7-5609-9429-1

I. ①思… II. ①段… III. ①杂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8590 号

思想的锐利——名家杂文

段勇 编

策划编辑: 杨 静 张道军

责任编辑: 吴丽程

封面设计: 唯创广告

责任校对: 杨 静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学海书业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杂文，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杂体文章。狭义的杂文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颇具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它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杂文”这个概念并把它当作一种独立文体的人，是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题名“杂文”的一章。一方面总结前人的杂文创作情况，并总括其名为“杂文”，另一方面又历述秦汉以来杂文有三类，以泉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等为最早的代表作。但事实上早在先秦散文兴起之时，杂文也已随之出现。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杂文。后来，杂文又有新的发展。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的杂文，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等，都是有名的代表作品。杂文不仅源流最早，而且它的地位也相当高。诚如班固所言：“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比其所长也。”可见，杂文对于当时社会的作用之大。

一般来说，杂文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论辩性与形象性的有机结合。杂文的本质是论辩的，它有“论”的色彩。它以逻辑力量制服论敌，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论是非，辨正误，揭示真理。

第二，战斗性与愉悦性的和谐统一。杂文具有战斗性，它针砭时弊、鞭挞丑恶，似匕首、投枪；杂文又有愉悦性，它使读者在笑

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

第三，幽默、讽刺与文采的巧妙运用。幽默，是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合情理之处。讽刺，是以含蓄的语言或夸张的手法，讥刺、嘲讽落后、黑暗的人或事。杂文笔法，就是以讽刺、幽默为主的笔法。

此外，杂文还有一个显著特征：短小精悍，要求篇幅不能太长，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涌现过许多杂文名家，如梁实秋、鲁迅、周建人、章克标、王小波、谢觉哉、魏明伦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鲁迅先生，他是开创一代杂文新风的大家。

鲁迅先生认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是“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也“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无疑是对现代杂文的准确定义。

我们在编写这本《思想的锐利——名家杂文》时，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不止是作者的名气，更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好坏，其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以及人们对作品的认知度，站在纯文学的立场选取现、当代杂文中的名篇佳作。

为了编撰本书，我们翻阅、参考了大量图书资料，力求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杂文佳作纳入其中，但由于能力和时间上的限制，难免存在遗珠之憾，在此恳请广大读者谅解。

目录

C ONTENTS

第一章 论时事

怎么办呢？	吴稚晖/3
多数与少数	陈西滢/5
奉旨不哭不笑	林语堂/7
卧着拿薪水	邹韬奋/9
读报心得	施蛰存/11
关于“救国”	茅盾/13
政权和民权	郁达夫/15
谈风月	章克标/17
夹缝评论	周木斋/19
论妇女救国	廖沫沙/21
论说谎政治	吴晗/23
自由放谈(九则)	刘沧浪/26
客观卖国论	陈小川/31
国旗为谁而降	郭光东/33

走出“唯国情论”的迷雾·····	任不寐/35
回到“常识”·····	钱理群/38
七十年前的“梦想”·····	傅国涌/40

第二章 论领袖

希特拉与雍正帝·····	徐懋庸/53
套子和圈圈·····	孔罗荪/55
过堂·····	方成/57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邵燕祥/61
半遮的魅力·····	魏明伦/63
只剩下标点符号·····	牧惠/65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张贤亮/67
隋炀帝之功业·····	刘洪波/71
孩子,你怎么会这么想·····	鄢烈山/73
“大盗盗国家,小盗盗御马”·····	李汝伦/77
“民不举,官不究”的异议·····	王荆/84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黄一龙/88
论浮躁与腐败·····	梁晓声/90
笑话天道·····	吴思/98

第三章 论人民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107
中国的人命·····	陶行知/110
水 and 气·····	林默涵/112
人语和鬼话·····	秦似/114
一个鸡蛋的家当·····	邓拓/118

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	吕剑/120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李敖/123
做不成“现代人”	戴厚英/127
对人类社会公理的敬畏	赵鑫珊/129
被遗忘的人权	安文江/132
不感恩的政治	戴庆华/134
良民的标准	苏中杰/136
人民是个什么东西	赵牧/138
说“士节”	王学泰/141
“人民作主”与“为民作主”	黄东成/152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谢冕/155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	何向阳/159

第四章 论文学

论睁了眼看	鲁迅/169
“玉碎”颂	柯灵/173
“举一个例”	胡风/175
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王元化/178
从侯方域说起	田家英/184
论焦大	黄裳/187
堕落时代	费振钟/189

第五章 论文化

“作揖主义”	刘半农/203
关窗哲学	阿英/207
××和□□	曹聚仁/209

性与革命与统一	舒芜/211
隔膜的笑剧	秦牧/213
无士则如何	冰心/217
教育厄言	张国擎/220
让思想燃烧	林贤治/228
开放的恐惧	吴亮/230
强奸的学术	韩少功/232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资中筠/238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冯骥才/245
千载谁识一个“民”字	毛志成/248
民主是一种绝对价值	王晓华/252

第六章 论人性

差不多先生传	胡适/263
嚣张录	罗烽/265
论不满现状	朱自清/266
处级和尚	舒展/269
不怪集	蒋子龙/273
听来的故事	贾平凹/275
人生况味	李国文/277
艰难的理想和理想的艰难	李锐/279
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	王开岭/282
眷念皇帝	田中禾/286

第七章 杂说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293
-------------	---------

骂人的艺术	梁实秋/295
随便讲讲卖为娼妓及死刑之类	周建人/300
宫刑及其他	唐弢/302
科举和选举	谢觉哉/304
野百合花	王实味/306
界限	冯至/313
雄辩症	王蒙/316
歪与不正	黄苗子/318
造反世家	徐铸成/320
羊和礼和直道	何满子/322
文人宜散不宜聚	黄秋耘/327
救世情节与白日梦	王小波/329
止戈为文	张中行/332
文丐生涯	金克木/337
百年一瞬	白桦/340
关于知识分子的受难	唐湜/351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沙叶新/355
这一千年的革命	朱学勤/358
“万岁”故事	雷颐/363
人才·奴才·奸才	周良沛/368



第一章 论时事

怎么办呢？

吴稚晖

我这回进京，躬逢其盛，遇到《现代评论》开始发刊。社内的朋友讲笑话，他们说，你有什么话，愿意说着，你送稿来，我们亦能把它采登。我听见了，高兴极咯。但要下笔的时候，自己招呼自己，说道，喂，朋友，你能说什么话呢？仔细一想，真糟极了。他们都是学理湛深的学者，你插进去说浮话，不是笑话么？那怎么办呢？

幸亏想起来，他们曾经说过，亦说不出别的，你就把时事批评批评，也可以充数。我想这当然容易交卷。可不是，在长安市上鬼混，除了饺子铺里，多半还贴上“莫谈国事”，实在谁还不是谈几句时事作为应酬话呢？一见面，终是现在的局面很混沌呀，或说，这一回各方面应有些儿觉悟，批评如何是长，如何是短，终得拉出一点理由，才有劲儿。但是转念那种信口胡言，可以形诸笔墨么？又僵了！那怎么办呢？然而说定了送稿去凑数，人家倒把别的稿子搁着，排字人等着上板，现在临时不交卷，又怎么办呢？

所以急极了，便把崭新的时事，当着上板的晚上，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听到的批评，抄袭了来塞责。有人请司法总长章行严先生吃饭，一进门，便有几位议员先生们窃窃私议，说道，来了来了。章先生便是主张劝段执政用革命手段，推翻伪宪法，取消议会，废除约法的一位健将。人家听了，都说，三件事该这么办，是不用说的。但是同日下午这三道命令，在面子上，有点儿难堪。冯总司令也没有把李彦青同张敬尧潘鸿钧同日枪毙，怎么把先烈定下的约法同议会，只是老朽

点罢了,如何可同瘟臭的伪宪法,同日判了死刑,一同上绑呢?这不是好像同朋友们,给囚犯一般的过不去么?便有人问,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洪宪的钦颁宪典,曹三爷的贿造宪法,这是两个政治罪犯,自当执政的一朝权在手,可以立时发落的,执政革命,他自己说“不过第一次革命的延长”,不就是革中华民国的命,那就约法未尝不可废,该有一个稍为相当的手续,才算说得过去罢?然而如此乌烟瘴气,章先生必定躺在大椅里,伸了脚的冷笑,十分不痛快,那就怎么办呢?

但是章先生是爱朋友的,约法是章先生的老朋友,伪宪法是同李彦青一样,章先生没有同他握过手的。若把段执政的老朋友张敬尧潘鸿钧,同着曹三爷的小朋友李彦青一同上绑,太叫人难堪罢?反正终要死的,何不给他一个临终的典礼,免了很多多少的麻烦呢?然而痛快是真不痛快,到底怎么办呢?

况且约法是废了,执政只是一个临时执政,又不叫做临时制法,简直大法中断,执政固得放手做事,或者非执政也放手闹花样,又怎么办呢?

原载《现代评论》2期

多数与少数

陈西滢

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可是，少数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没有错的了。我们主张什么人都应当有言论的自由，不论多数少数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可是，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夷多数的权利。

中国人向来是不容异己的论调的，所以在全国鼎沸的时候，有人居然肯冒众怒来说几句冷话，只要他是有诚意的，我个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可是他的勇气不一定就使他对了。把这次的国民运动与拳匪来打比，实在未免过于不偏不类，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他们始终“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忘不了”，自然这样的想。中国人自己如若不看见这二十余年的进步和分别来，只可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进步。至于人家已经打了头阵，自己跟在后面说便宜话，还要以“袁许”自负，——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将法——我们听了着实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如果许多热心的军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战，那么，以血肉之躯去和机关枪、毒气炮相搏，就完全牺牲完了也得不到什么。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我们不妨据理力争，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我

们固然不宜宣战,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护人民并不就是宣战。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导向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而是全国的义愤。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普通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

总之,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的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如果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打你一个耳光,你虽然不能与他决斗,你尽可理直气壮的与他评一评理,不能因为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你如缩缩颈的跑了,或是对他作一个揖,说他打得不大得当,他非但不见得看得起你,还许要尊你一声“死猪”呢。

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也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这话是很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现在就不抵抗外人。我们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觉悟,也要有同种的愤慨,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

原载《现代评论》29期(1925年6月26日)

奉旨不哭不笑

林语堂

本年九一八，政府严禁纪念国耻，集会游行，双十，又下令停止国庆。于是两大节日，都平静无事过去了。这可以说是政府叫人民“哭不得，笑不得”的两大政策，其目的在维持目前表面上之治安。论理，人之不能无哭笑，犹身之不能无饮食排泄。依心理学讲，哭和笑的作用，是在使胸中不平之气得以发泄，而恢复精神上之均衡。所以如中国妇女，平日生活太苦闷，到了清明哭墓，必让她们淋漓痛快哭了一场，身子一舒服，回来治家，自然加倍起劲了。又如店里学徒，大半年头到年底，规规矩矩，辛苦营业，一点娱乐也没有，到了元旦，也应该痛痛快快豪赌痛饮五天，新年做事，才会安心，生意才会发达。此为节日在心理上之用处，治国者所不可不知。革命以来，诸节俱废，虽然中秋看月，尚未取缔，而端阳竞渡，元旦爆竹，已被指为迷信，不许举行。终年奉旨不哭不笑，人心惶惶，举国不安，这也有一点关系吧？况且仲尼与于蜡宾，始能发“天下为公”的一段大议论，然后党部始有四字匾额可挂，难说迷信是一定有害无利的。蜡，固然是迷信，竞渡爆竹，说他迷信也可以，甚至中秋看月也可派他迷信，或是老朽反革命。然果使国人相约中秋不看月，国便会兴起来吗？

还有一层，我们不看见天安门游行示威的雄壮景象，已有五六年了，思之能无慨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有怎样游行的目的，但是我们总喜欢看示威，如女人喜欢看出殡一样，谁死都没关系。我们觉得无目的游行示威，乱嚷乱喊一阵，总比全无游行可看福气。今年国庆，